

對付香港盜印奸商

士 心

我們都知道最近一年間紙價突飛猛漲，使出版業日益困難，印刷費漲了一倍有餘，許多出版社（尤其是私人經營的），都面臨關門的危機，而其中最主要的問題，是存書的堆積。書賣不出去，出版社那裏還有能力重新找一大筆現款來應付暴漲的印刷費？

究竟臺灣出版的書是不是那麼難銷呢？普通一本初版兩千本的文藝創作（我說的是「有價值」的文藝書籍），如果在半年至一年間可以再版便算是十分暢銷的了，所以一般出版社寧願出翻譯，都不願出創作，特別是小說，這是一件極使人感慨的事情。

問題還是要從推銷方面着手。除了宣傳有術外，還要防止盜印。如果有人盜印。功夫就等於白做了，無論你出版的書如何暢銷，總不及人家翻版來得快。譬如香港，就專門有人在從事盜印的勾當！

香港四百萬人口，如果臺灣的書籍能在香港打開銷路，無疑是比在東南亞如星洲或馬來西亞等地強得多。筆者來自香港，香港看書的大不乏人，從前臺灣的書籍在香港藍天，亞洲及旺角的幾家書店着實銷得為數不少，而現在的情形却是大不如前，這究竟是什麼原因？

這絕對不是香港讀者的欣賞力下跌，而是香港方面有人盜印。這等於香港方面的銷路是完全被封蔽了。而如果這位盜印仁兄只盜印流行小說，那還情有可原，因大家都是以不道德的手段混飯吃，弱肉強食，理所當然

。而偏偏這位盜印賊又是個識貨的人，連「有價值」的文藝書籍也一樣照吃不誤。好多年前仙人掌出版社出版了白先勇的「遊園驚夢」就被盜印了。筆者擁有一冊臺北印刷的「遊園驚夢」，其中紙張，裝訂都與後來在香港出現的大有不同，香港出版的紙張異常粗糙，絕對不是臺北的產品。後來香港這位「盜印專家」陸陸續續的又翻版了好一些暢銷書。最後竟然連周夢蝶先生的詩集「還魂草」也以十分粗糙的紙張翻印了出來！

這真使人大為光火，像周先生那樣辛辛苦苦的在臺北街頭賣書，竟有人好意思翻版他的詩集，怎不教人忿怒！雖說這位盜印奸商甚有商業頭腦，文星關門時他曾購買了一部份書的版權（如於梨華的「變」及「也是秋天」等）但其中多是小說散文，周夢蝶先生的「還魂草」理應不在此列。

但無論如何，白先勇小說的被翻版是千真萬確的事，後來不知是誰告訴了白先敬，這位盜印奸商訪臺時，白先敬曾就這事加以查詢，「盜印專家」馬上臉色大變，罵白先敬是含血噴人！

難道我們便讓奸商這樣「含血噴人」便了事，讓黃春明的「莎喲娜拉、再見」，王禎和的「嫁粧一牛車」，林懷民的「蟬」在香港暢銷，而在臺北印刷的存書堆積倉底（這些書如現在未被盜印遲早也會被盜印）！這對作家及臺灣的出版界來說實在是太不公平了。

我們都知道出版業日益困難，有志出版好書的出版社更是艱難，如果好銷的書被人盜印，不好銷的賣不出去，這叫出版社怎樣維持？！初開辦的出版社更是不可以讓這種情形出現（如中外文學出版社，它的「源氏物語」第一集想必也會是被盜印的對象。）

我建議全臺北的出版社聯合起來，在香港找一個代表視察。所有小說及熱門的書都在香港註冊，一發現有盜印行為，馬上找律師控告印書的印刷廠（不是那書商），這樣一來可以得到較多的賠款，二來很快很快香港便沒有人再敢爲他印書了（甚至是他自己出版的書），好讓他這做慣投機取巧事的人也自食其果。

當然，要全臺北的出版社聯合起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這要看看我們的出版界是認爲各自爲政，讓香港盜印賊從中取利好，還是聯合起來開拓香港的市場來得划算。一切一切都需待有心人付諸實際的行動！